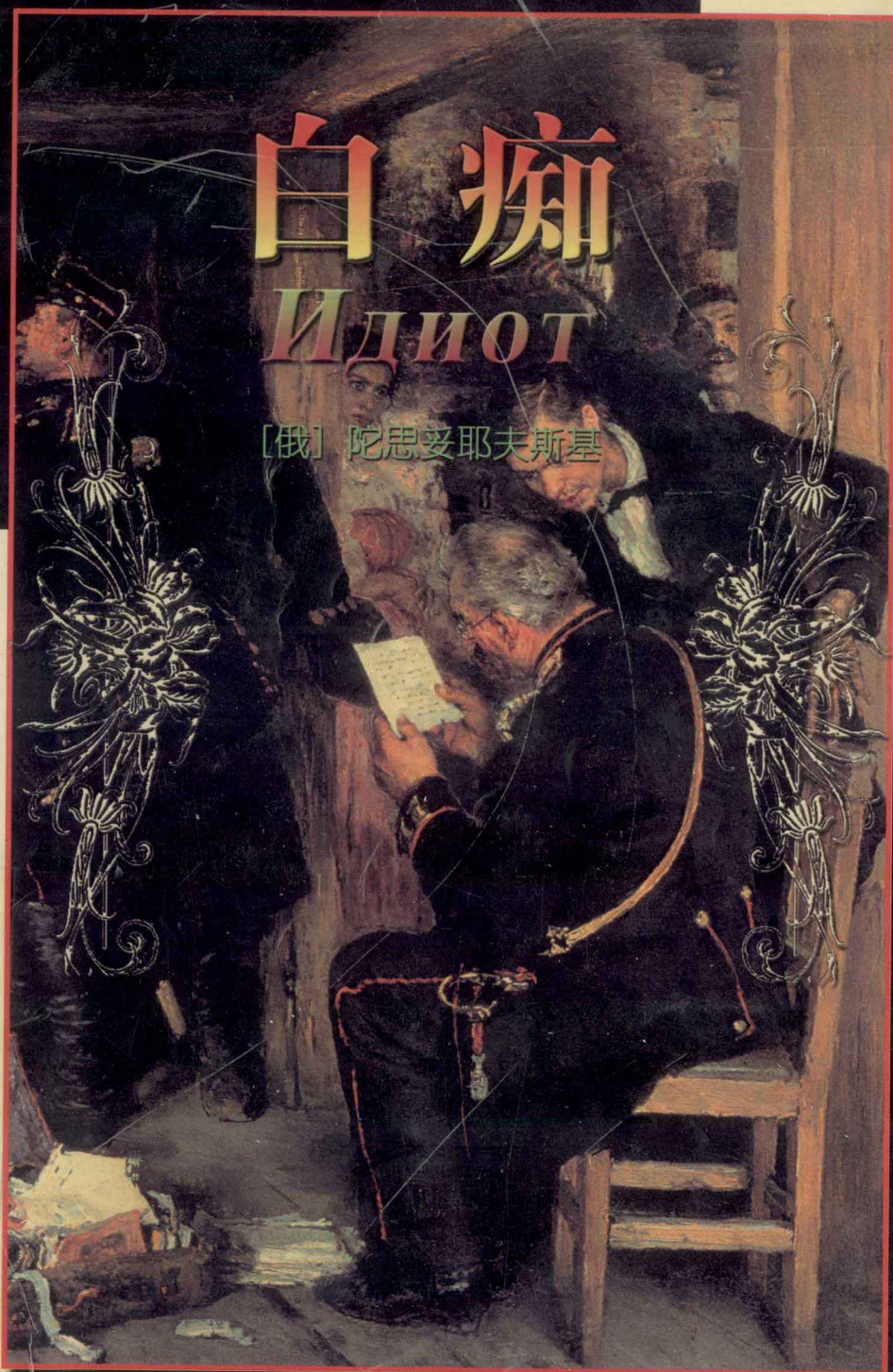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白痴 Идиот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Neimenqqu Renmin Chubanshe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

刘复活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1/ 蔡磊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2

ISBN 7-204-05540-3

I. 世…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459 号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蔡磊 编

白痴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复活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65.5 字数: 4900 千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8 月第二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4-05540-3/I·1000

定价: 248.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一	(1)
二	(9)
三	(17)
四	(26)
五	(37)
六	(50)
七	(57)
八	(67)
九	(77)
十	(85)
十一	(90)
十二	(96)
十三	(103)
十四	(111)
十五	(119)
十六	(127)

第二部

一	(136)
二	(144)
三	(155)
四	(165)
五	(170)
六	(179)
七	(191)
八	(198)
九	(212)

十.....	(222)
十一.....	(232)
十二.....	(243)

第三部

一.....	(249)
二.....	(261)
三.....	(270)
四.....	(281)
五.....	(292)
六.....	(304)
七.....	(317)
八.....	(327)
九.....	(337)
十.....	(349)

第四部

一.....	(356)
二.....	(366)
三.....	(373)
四.....	(381)
五.....	(391)
六.....	405)
七.....	(417)
八.....	(429)
九.....	(443)
十.....	(452)
十一.....	(462)
十二 结束语.....	(473)

第一部

十一月底，乍寒还暖。早晨九点钟左右，彼得堡到华沙铁路上的一列火车开足马力，驶近彼得堡。有重雾的天气十分潮湿，以致好不容易才曙光微露，透出一点亮色。从车窗向外眺望，铁路两旁，十步开外，一片迷蒙，什么都看不见。旅客中也有从国外回来的，但坐得较满的还是三等车厢，乘客都是些并非远道而来的出来做生意或办事的小人物，大家照例都累了，因为一夜未曾合眼，一个个都感到眼皮沉重，人也冻得够呛，一张张面孔，又灰又黄，与浓雾一色。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紧靠着车窗，从黎明时分起，就对坐着两位青年男子乘客——两人都几乎是穿戴着轻装，两人的穿戴都不讲究，两人的相貌都颇引人注目，最后，两个人又都产生了互相交谈的愿望。如果他们彼此相知，知道他们俩在此时此刻究竟有什么地方特别惹人注意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在彼得堡至华沙铁路三等车厢里这段彼此对坐的奇怪邂逅，一定会感到惊奇。他们中的一位，个子不太高，约莫二十七岁，头发鬈曲，差不多是黑色，长着一对灰色的，虽然小，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鼻子宽而且扁平；脸上颧骨突出；两片薄薄的嘴唇，总是挂着一丝放肆、嘲弄、甚至是刻薄的微笑；但是他天庭饱满，前额的形状还很好看，弥补了他尖嘴猴腮，其貌不扬的缺陷。在那张脸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死人一般的苍白，这就赋予这位年轻人的容貌以一种虚弱不堪的神色，尽管他的体格还相当健壮。与此同时，他脸上还带着一种狂热得近乎痛苦的表情，这与他那无礼而又放肆的微笑，目光锐利和自命不凡的神态很是不协调。他身穿挂了黑色呢面的羊羔皮大氅很暖和，因此，在夜里没有挨冻，但是他那位邻座，显然对俄国潮湿阴冷的十一月之夜毫无准备，不得不浑身打哆嗦，饱尝了它的全部美妙动人之处。他身披一件大而厚实的斗篷，外加一顶很大的风帽，恰如在那遥远的国外，瑞士，或者意大利北部，每逢冬天，行人常常使用的那种斗篷一样。当然，他们披着斗篷，却并不打算长途跋涉，到这么遥远的终点：从艾德库宁上车，一直坐到了彼得堡。但是，在意大利有用，令人十分满意的东西，到了俄国，就不见得完全有用了。这件带帽斗篷的主人，是一位青年男子，约莫二十六或二十七岁，身材中等偏高，头发的颜色很浅，但却长得很密，他两颊塌陷，长着稀稀落落的、几乎全白的山羊胡子。他的眼睛大大

的、蓝蓝的，眼神很专注；目光里有一种看似平静、但却沉重的表情，而且神态怪异，让人一看就明白，此人患有癫痫病。然而，这个年轻人的脸还是很讨人喜欢的，虽然略嫌清瘦，但眉清目秀，不过，脸上没有血色，甚至到现在，脸还冻得发青。他手里抱着一个用褪了色的旧绸布包着的小包，看来，他的行装就全都包在这里面了。他脚穿一双鞋上蒙着鞋罩的厚底皮鞋，——这些全不是俄国人的装束。那位身穿呢面大氅、生有一头黑发的邻座，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再加上由于闲得无聊，最后，他终于以一种有失礼貌的嘲笑口气发问道：

“冷吗？”问罢，他耸了耸肩膀。

当他人背运时，有时就会有人用这种讪笑的口吻，无礼但又漫不经心地表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姿态。

“很冷。”那位邻座非常热情地回答道，“您瞧，这还算比较暖和的天气哩。要赶上大冷天，怎么办？我真是没想到咱们国内会这么冷。都不习惯了。”

“难道您刚从外国回来？”

“是的！从瑞士回来。”

“嘘！难怪呢！……”

黑头发吹了一声口哨，大笑起来。

话匣子打开了。身披瑞士斗篷的那个浅发男子，对那位黑脸邻座的所有问题都回答，非常热情，丝毫不介意有些问题提得太随便、太唐突、也太无聊了。他的回答透露出，他的确出国很久了，有四年多了吧，他到国外去是因为他有病，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类似癫痫或舞蹈病，发病时浑身发抖、抽风。黑脸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几次发笑。当他问道：“怎么样了，治好了吗？”浅发男子回答说“没有，没治好”时，他更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嘿！大概白白花了不少钱吧，咱们这儿偏相信他们嘛。”黑脸挖苦道。

“这话不错！”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插嘴道。他衣着寒酸，看上去像是在衙门里混久了，就知道“等因奉此”的小官吏，年龄四十岁上下，体格健壮，红鼻子，满脸粉刺，“千真万确，俄国的金银财宝就是这么让他们白白赚去了的！”

“噢，在我这件事情上，你们可说错了。”这位在瑞士就医的病人，用低低的、息事宁人的声音说道，“当然，我无意争辩什么，因为全部情况我并不了解。可是我那位大夫却倾其所有，资助我回国，而且在国外，几乎有两年，我都是靠他养活的。”

“怎么，没人替您付钱吗？”黑脸问。

“是的，我在那里本来是靠帕夫利谢夫先生来抚养的，可是他两年前死了；后来我写信给这里的我的一门远亲叶潘钦将军夫人，但是没有收到回信。所以我只好就这样来了。”

“您来了，还想上哪儿呢？”

“您是说我住在什么地方吗？……我也还不知道，真的，……真这样……”

“还没有拿定主意？”

那两位听他说话的人又大笑起来。

“您最要紧的东西大概全都在这小包里了吧？”黑脸问。

“我敢打赌，一定就是这样。”那位红鼻子小官吏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插嘴道，“除此以外，行李车里肯定没有您所托运的行李，虽然我不能不指出：正派人一般能守穷，但是，穷不是罪过。”

原来，这也被他说对了：浅发男子立刻非常痛快地承认了这点。

“您这个小包到底还是有点儿意义的，”他们俩笑了个够（有意思的是，笑到后来，这小包的主人，瞧着他们那模样，自己也就笑了起来，这就使他们益发乐不可支），这时，这位小官吏继续说道：“虽然我可以打赌，里面肯定不会有一包外国金币，既不会有腓特烈金币，也不会有拿破仑金币，甚至于不会有荷兰黑头，只要看您外国皮鞋上蒙着的那双鞋罩，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话又说回来……如果给您那小包再添上，比方说，像叶潘钦将军夫人，您所谓的亲戚，那这小包就别具意义了，当然，这是我们假定叶潘钦将军夫人的确是您的亲戚，您也没有因为想入非非而弄错的话……有时候，一个人，嗯……由于想象力太丰富，难免，难免会犯这样的毛病。”

“噢，您又给猜对了。”浅发男子接口道，“我确实是几乎弄错了，也就是说，几乎不是亲戚？甚至于他们不给我回信，说实话，我也一点都不惊奇。我早料到会这样。”

“您预付的邮寄保险费算是白费了。嗯……至少，您这人还算老实，待人也还诚恳，可嘉嘛！嗯……至于叶潘钦将军，我们倒是认识的，我们所以能认识他，说穿了，无非因为此公大名鼎鼎，无人不知；至于那位曾经供给瑞士生活费的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那也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如果他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因为帕夫利谢夫家就有两位堂兄弟。而且另一位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那位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倒是一位很可敬的人，与显贵们过从甚密，当年曾拥有四千名农奴……”

“完全正确，他正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那位年轻人回答道，说完把这位万事通先生非常好奇地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万事通先生，而在某个社会阶层，这类人甚至屡见不鲜。他们消息灵通，无所不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骚动不已，万事都爱问个究竟，不可遏止地全都用在这个方面，当代思想家也许会说，这无非因为他们缺少更重要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观的缘故。至于所谓“无所不知”，也无非是限于某个相当有限的领域：某人在何处供职，与谁相识，他有多少财产，在何地当过省长，妻子是谁，带来多少的陪嫁，谁是他的姑表兄弟，谁是他的远房亲戚，等等，等等，也无非就是这类事罢了。这类万

事通大半衣履不整，捉襟见肘，每月拿十七卢布俸禄。他们对之知根知底的那些人，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何种心理，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有这样的知识（等于一门大学问）而感到莫大的欣慰，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甚至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满足。而且这门学问也很有吸引力。我见过一些文人士、一些政治活动家们，他们在这门学问里寻觅而且居然寻找到了高度的恬适和崇高的目标，甚至完全靠了有这点本领而飞黄腾达。在整个这场谈话过程中，黑脸男子一会儿打打哈欠，一会儿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迫不及待地等候旅程终了。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甚至有点儿魂不守舍，几乎是惊恐不安，以致神态显得很怪：有时候似听非听，似看非看，一个劲地傻笑，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在笑什么。

“请问您贵姓……”满脸粉刺的先生突然问那位拿小包的浅发青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他立刻很热情地回答道。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甚至可以说，从来也没听说过。”小官吏若有所思地回答，“倒不是说这个姓氏，这姓历史上就有，在卡拉姆津的《历史》里就可以找到，也应当能够找到，我是说具体的人。况且梅什金公爵这一家族的人，似乎在哪儿都没有遇见过，简直一去无踪，全无音信。”

“噢，那还用说吗！”公爵立刻答道，“除我以外，梅什金公爵这一家族的人，到现在已经绝无仅有；依我看，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至于我的父辈和祖辈，他们都是小门小户的庄稼人。不过先父倒是当过陆军少尉，他是士官生出身。至于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变成了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我就知道了，可以说她是本族中的最后一个女人吧……”

“嘻嘻嘻！本族中的最后一个女人！嘻嘻！您真会说话。”小官吏嘻嘻地笑起来。

黑脸也微微一笑。那位浅发青年显然有点吃惊：自己竟会说出这种粗俗的双关语来。

“您要知道，我说这话是完全无心的。”他终于在惊讶中解释道。

“自然，自然，您哪。”小官吏欢快地点头称是。

“公爵，您在外国跟那位教授学了不少学问吧？”黑脸突然发问。

“是的……学过……”

“我从来不学。”

“我也不过只是学了点皮毛罢了。”公爵几乎是抱歉地加了一句。“我因为有病，他们认为，不可能对我进行系统的教育。”

“您认识罗戈任一家吗？”黑脸赶忙问。

“不，不认识，完全不认识。在俄国，我认识的人不多。阁下就是罗戈任先生吗？”

“是的，鄙人就是罗戈任，我叫帕尔芬。”

“帕尔芬？您所说的罗戈任家，是不是就是……”小官吏摆出一副有把

握的样子，开口说道。

“对，就是这家，就是这家！”黑脸迅速地、无礼而又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不过他一次也没有冲着满脸粉刺的小官吏说过话，从一开始，他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官吏惊呆了，眼珠差点出来，他的整个面部立刻挂上一种敬仰、谄媚、甚至诚惶诚恐的表情，“您就是那位一个月前才去世、世袭荣誉公民、留下大约二百五十万家产的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家的少爷吗？”

“您怎么会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净值资产？”黑脸又打断他道，这次他甚至连正眼也没瞧这小官吏一眼，“真是岂有此理！（他用眼神向公爵指了指他）立刻就会来阿谀奉承，能捞到什么好处？先父死了，这倒是真的，我过了一个月才从普斯科夫赶回家来奔丧，差点连双靴子都没有。无论我那混蛋兄弟，还是我母亲，既不寄钱给我，也不通知我一声！把我当条狗一样！我在普斯科夫发高烧，躺了足有一个月！……”

“可是您现在墓地就可以拿到一百万挂零儿，这还是往少里说，噢，主啊！”小官吏举起两手轻轻一拍道。

“这又关他什么事儿，笑话！”罗戈任恼怒、恶狠狠地用头指了指他，“反正我一戈比也不会给你，即使你两脚向上在我面前走个来回。”

“一定，一定照办。”

“去你的！哪怕你在我面前一个星期地跳舞，我也不给，就是不给！”

“不给就不给！我要的就是你不给。可是这舞我还是跳定了。撇下老婆孩子，我也要在你面前跳舞。这马屁我是拍定了！”

“呸，给我滚远点儿！”黑脸啐了口唾沫。“五个星期前，我也跟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拎了个小包，离开父亲逃走，到普斯科夫找我的婊子；我在那儿发热病倒了，而他也就在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咽了气。突然中风，暴病而亡。愿死者千古！想当初，他差点就没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我敢起誓！想当初，要不是我跑得快，他准会把我活活打死。”

“您一定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吧？”公爵问，一面以一种特别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个身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虽然百万家私和继承遗产，的确有某种引人特别注目的地方，可是使公爵感到惊奇和产生兴趣的还有某种别的东西；况且，罗戈任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乐意跟公爵交谈，虽然他需要找人交谈，但似乎多半是机械的，而非出自精神上的需要；多半由于精神恍惚，而不是出于为人厚道；由于惊恐不安，由于心神不定，只是想看着什么人，张开嘴随便说点什么。好象，他至今还在发高烧，起码还在打摆子。至于那个小官吏，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戈任，连大气也不敢出，他抓住和寻思着他的每句话，好像是在寻找金刚钻似的。

“他的确大发雷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也是事出有因。”罗戈任答道，“但是，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是我那兄弟，至于我妈，一个上了年纪的妇

道人家，没啥可以说的，成天读《每月念诵集》，跟老婆子们坐在一起，还不是我那兄弟先卡说了就算。当时，他为什么背着我，不让我知道呢？我一清二楚，您哪！我那时昏迷不醒，这一点不假。据说，电报倒是打了。但是电报是打给我婶子的。她在那儿寡居三十年，从早到晚都跟那些疯教徒一起鬼混。说修女不像修女，但又比修女还修女。一接到电报，她可吓坏了，没拆开就交给了警察局，直到在这封电报还在那儿撂着。倒是科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他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了我，帮了我大忙。有天晚上，我那兄弟把我父亲锦缎棺罩上的一圈金流苏全铰了下来，还说什么：‘这些东西可值很多很多钱哪！’单凭这一点，他就该发配西伯利亚，只要我告发，因为这是亵渎神器，是大不敬行为。喂，你这个小丑！”他问小官吏，“按照法律，这不是亵渎神器吗？”

“亵渎神器！亵渎神器！”小官吏立刻点头称是说道。

“犯了这么大的罪，该不该流放西伯利亚？”

“发配西伯利亚！发配西伯利亚！立刻发配去西伯利亚！”

“他们总是以为我还在生病，”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可是我悄悄地，一声不吭，带病上了火车，动身回家；我要冷不防去打门：兄弟，谢苗·谢苗内奇，开门啦！我知道，他对先父说尽了我的坏话。我当时的确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事惹火了先父，这也不假。一人做事一人当嘛。我是鬼迷了心窍。”

“是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小官吏讨好地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事。

“得啦，你不认识！”罗戈任很不耐烦地向他喝道。

“我偏偏认识！”小官吏胜利似地答道。

“滚！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人多得很！我告诉你，你真是个无耻的畜生！哼，我早知道，总会有个什么该死的畜生，马上就会跑来纠缠你的！”他继续对公爵说。

“也许，我偏偏认识呢！”小官吏搔耳挠腮地说。“列别杰夫偏认识！大人，您打我好了，要是我原原本本地说给您听，那又怎么样呢？至于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就是因为她的缘故，令尊大人想用手杖狠狠教训您的那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姓巴拉什科娃，可以说，是位大家闺秀，也可以说，是位公爵小姐吧，她的相好是托茨基，名字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她只跟他一个人相好。他是位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是许多公司和商行的董事，因此他跟叶潘钦将军也过从甚密……”

“嘿，真有你的！”罗戈任终于真的吃惊起来，“呸，见鬼，他还真知道。”

“全都知道，列别杰夫全知道。不瞒您说，大人，我曾经给阿列克萨什卡·利哈乔夫当过两个月跟班，也是在他家老太爷过世之后，我什么都知道，所有的大街小巷全知道，到后来，他离开我列别杰夫，简直是寸步难行。现

如今，他在债务监狱里。而在那时候，我就有机会认识了阿尔曼斯、科拉利娅、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且还有机会打听到了许多事情。”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难道她跟利哈乔夫……”罗戈任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甚至嘴唇都气白了，浑身也发起抖来。

“没—没什么，没—没—没什么！的确没什么！”小官吏猛地醒悟过来，他急忙解释道，“利哈乔夫不论花多少钱也没法把她弄到手！不，她可不是阿尔曼斯那样的女人。她只有托茨基一个相好。晚上，她去法国剧院或者大剧院看戏，坐在她自己的专用包厢里。军官们尽可以在私下里说三道四，但是他们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无非说两句‘这就是那位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如此而已；再往下，就没话可说了！因为真是没什么嘛。”

“这一切也就是那么回事罢了。”罗戈任皱起眉头，板起脸肯定道，“当时，扎廖热夫也对我说过这话。公爵，想当年，我穿着父亲已经穿了三年的旧大衣，正穿过涅瓦大街，这时，她恰好从商店里出来，刚坐上马车。我一见她，浑身热血沸腾。这时，我恰好遇见扎廖热夫，我跟他不能比；他那模样像是个理发店的伙计，鼻梁上架着单片眼镜，可我在先父身边穿的是涂油的帆布靴，吃的是没有荤腥的素菜汤。他说，这，你可是高攀不上，她是位公爵夫人，她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姓巴拉什科娃，跟托茨基同居，现在托茨基想要甩掉她，正发愁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已经有了一大把年纪，也就是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想要娶一位艳冠群芳的彼得堡的绝色美女为妻。当时，他还告诉我，你今天就可以在大剧院上演芭蕾舞的时候，见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一定坐在楼下一侧她自己的专用包厢里。先父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家谁要是去看芭蕾舞，一定不轻饶，非得打死不可！可是我却偷偷去了一小时，又看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天夜里，我一宿都没睡。第二天上午，先父给了我两张五厘的债券，每张五千卢布，让我拿去卖掉，交七千五百卢布给安德烈耶夫事务所，他说，把帐结清后，哪儿都别去，这一万卢布还剩下多少，统统拿回来交给我；我就在家里等你。我把债券卖了，拿到了钱，可是我没去安德烈耶夫事务所，而是头也不回地跑进一家英国商店，倾囊挑了一副耳坠，每只耳坠上都各有一枚钻石，差不多有核桃大小，结果还是欠四百卢布，我告诉他们我姓甚名谁，才答应赊帐。我揣着耳坠就去找扎廖热夫：我把事情经过全都跟他说了，然后又对他说：‘走吧，哥们，咱们这就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们拔腿就走。那时候，我的脚下是什么，两边是什么，——全都不知道，也不记得。我们一直走进她的客厅，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我当时没说出自己是谁，也没说这就是我；而是由扎廖热夫替我说道：‘这是帕尔芬·罗戈任送给您的昨天的见面礼；敬请笑纳。’她打开看了看，微微一笑，然后说道：‘多谢贵友罗戈任先生美意。’说完便鞠躬告辞，离开了客厅。唉呀，我当时为什么不死在那儿呢！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想：‘反正我不活着回来了！’我

那时候觉得，最可气的是那个骗子扎廖热夫，他大包大揽，尽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个子小，穿得又很寒伧，简直是一名跟班，而且站着一声不吭，瞪大了两眼望着她，是因为不好意思。可是他油头粉面，穿戴入时，烫着鬈发，满脸红光，还系了一条带格的领带，——他尽挑好听的话说，竭尽恭维之能事，她当时一定把他当成了我！我们一出去，我就对他说：“听着，从现在起，不许你有任何非分之想，明白吗！”他笑了：“可是你现在怎么去跟谢苗·帕尔芬内奇交帐呢？”说真的，我那时真想不回家，干脆死了算了，可是又一想：“反正就那么回事了”，于是我就像个冤鬼似的回到了家。”

“啊呀！喔唷！”小官吏做出一副怪相，甚至打起了哆嗦，“他那位先严，别说是为了一万卢布，就是为了十个卢布，也是会把人打进阴曹地府的。”他向公爵晃晃脑袋，让他看罗戈任。公爵好奇地打量着罗戈任；这时，罗戈任的脸似乎更加苍白了。

“打进地狱！”罗戈任学他的样重复道，“你又知道什么？”他继续对公爵说道：“他立刻打听清楚了，再说，扎廖热夫逢人就说，到处乱讲。先父把我抓起来，锁在楼上，足足教训了我一个小时。他说：‘我只是先让你尝尝厉害，一会儿再来跟你告别，道晚安。’你猜怎么样？老家伙跑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了，还向她深深一鞠躬，又是哀求，又是痛哭流涕；最后，她把那盒子拿了出来，扔给了他，说道：‘老家伙，把你那耳环还你，既然帕尔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它弄了来，那这副耳环的价值，现在对我无异是增加了十倍。’她说：‘替我向帕尔芬·谢苗内奇问好，并且谢谢他。’嗯，那会儿，我征得我妈的允许，向谢廖日卡·普罗图由借了二十卢布，然后坐上火车，上普斯科夫去了，我刚刚到那儿就发起了疟子；在那里，老太太太们对我没完没了地念诵《教堂月历》，而我则是醉醺醺地坐着，后来我把最后几文钱都拿去上了酒馆，人事不省地整夜倒卧在大街上，天快亮的时候，发起了高烧，而且在那天夜里，周身上下还让狗啃了个遍。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

“好了，好了，现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该对咱们另眼相看了！”小官吏搓着两只手，嘻嘻笑道，“现在呀，先生，耳坠又算什么呢！现在咱们可以再赏她一副这样的耳坠嘛……”

“你要再敢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胡说一个字，上帝作证，我非要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你跟利哈乔夫当过跟班也是白塔！”罗戈任紧紧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喝道。

“你揍我，就不会叫我滚蛋了！揍吧，揍了我，就等于有了证据……瞧，咱们到站了！”

列车果然进站了。虽然罗戈任说他是悄悄回来的，但是还是有好几个人前来迎接他。他们又喊又叫，向他舞动着帽子。

“噢，扎廖热夫也来了！”罗戈任喃喃道。他嘴上挂着洋洋得意又仿佛是怨恨的微笑，望着那伙人。这时，他突然转过身对公爵说：“公爵，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你。也可能是因为正巧在这时候遇上了你，不过话又要说

回来，不也遇上他了吗（他指了指列别杰夫），可我不喜欢他。公爵，请常来舍下作客。我们可以把你脚上的这双鞋罩取下来，让你穿上最好的那件貂皮大衣；给你做一套最好的燕尾服，坎肩是白色的，或者别的什么颜色，把钱装满你的口袋，然后……咱们一道再去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你来吗？”

“恭敬不如从命，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列别杰夫庄严地、煞有介事地接口道，“唉呀，可别错过呀。唉呀，这个好机会可别再错过呀！……”

梅什金公爵欠起身子，很有礼貌地向罗戈任伸出手，客客气气地对他说

道：“在下是非常乐意到府上拜访，承蒙厚爱，不胜感激。如果来得及，我也许今天就去。因为，说句心里话，我也非常喜欢您，特别是您讲到钻石耳坠的时候。甚至在没讲耳坠之前，虽然足下面色阴沉，我却非常喜欢您。同时谢谢您答应送给我衣服和皮大衣。因为我确实会很快需要衣服和皮大衣的。钱嘛，我现在几乎连一个戈比都没有。”

“钱是会有有的，傍晚就会有的，来吧！”

“会有的，会有的，”小官吏接口道，“傍晚，不用等到傍晚就会有的！”

“对于女人，公爵，您是情场老手吧？请您预先讲明！”

“我，不不不！要知道，我……您也许还不知道，由于我先天有病，根本就碰过女人。”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罗戈任惊喜地叫道，“公爵，那你完全跟清教徒一样，上帝就喜欢你这样的人！”

“上帝就是喜欢这样的人。”小官吏接茬道。

“跟我走吧，蔑片。”罗戈任对列别杰夫说道；接着，大家都下了火车。

列别杰夫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很快，这群说说笑笑的人便向升天大街走去。公爵必须转弯到翻砂街去。当时天气很潮湿，全是湿漉漉的；公爵向过往行人打听清楚了：到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还有三俄里路；他决定雇一辆出租马车。

二

叶潘钦将军住在自己的私邸里，在翻砂街过去不远，靠近救主变容教堂。除了这幢美轮美奂的房屋以外（其中有六分之五已经租出去了），叶潘钦将军在花园街还有一幢大房子，这幢房子也带给他非常多的进项。除了这两处房产之外，在彼得堡近郊他还有一处收益极为可观的大庄园；在彼得堡县还有一家大工厂。大家知道，旧时，叶潘钦将军曾经包收过捐税。他现在是好几家颇有声誉的股份公司的董事，并且在公司里有很大的表决权。他是

一位闻名遐迩的财主，经营着一大批产业，而且结交官府，交游广阔。在有些地方（也包括他供职的地方），他善于应酬，以显示他身居要津，凡事非他不可。但是，大家谁都知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此人没有受过教育，出身行伍世家；后者无疑是他的荣耀。但是这将军虽然是个聪明人，也不能没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弱点，而且他不喜欢听某些含沙射影的话。但是，他是一位聪明而且乖觉的人，——这是无可争议的。比如，他还有一定之规：决不去需要回避的地方出风头，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敦厚朴实，正因为他永远都知道自己的地位，因此，许多人都很器重他。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对叶潘钦将军妄下断语的人，要是看到，有时在这位深知自己地位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就不会那么武断了！虽然此话不假：他在为人处世身体力行，颇有经验，也还有一些颇为出色的才能，但是他更喜欢表现出自己不过是别人意图的执行者罢了，而不是胸有成竹，另有主见。他喜欢显示自己是个“不善逢迎，忠于职守”的人，甚至还是个老实巴交的俄国人——现在是什么世道啊？在这方面，还闹过几件有趣的笑话；但是将军即使闹出了天大的笑话，也从不气馁；再说，他的运气还不错，打牌也鸿运高照，他下的赌注很大，他非但无意掩饰自己爱玩牌这个小小的弱点，甚至还故意炫耀它。打牌这种嗜好曾经使他在许多场合得益匪浅。他交往的人颇杂，不用说，都是“巨头名流”。但是，他前程似锦，到时候，一切荣华富贵自然会到来。再加，叶潘钦将军恰如俗话所说，风华正茂，即刚年满五十六岁，决不会更多，无论如何五十六岁正当盛年，真正的生活从这个年龄才算真正开始。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虽然有点发黑但却仍然结实的牙齿，矮小而敦实的体格，清早视事时日理万机的面容，晚上玩牌时或在王公大臣家作客时愉快的表情——这一切都会给他现在和将来的成功平添春色，也给将军大人的人生之路铺上鲜花。

将军有一个像怒开的鲜花般兴旺发达的家庭。诚然，家里的一切并非都是玫瑰花，然而的确有不少令人神往之处，而将军大人也早就开始把自己最主要的希望和目标，严肃而认真地寄托在这上面了。还能有什么，人生中还能有什么比做父母的这个目标更重要，更神圣的目标呢？不依靠家庭，还能依靠什么呢？将军的家由夫人和三位年已及笄的小姐组成。将军结婚很早，还在当中尉的时候就成了亲，娶的那位姑娘几乎跟他同年，可是她既没有美貌，又没有受过教育，他因为娶她而得到的陪嫁，也不过是五十名农奴而已，——诚然，他日后平步青云的基石是这些农奴。但是后来将军却从未抱怨过自己早婚，也从未把自己的早婚看作是由于年轻，不会算计，一时头脑发热所致；他非常尊敬自己的夫人，有时候还有点怕她，而且由尊敬和害怕发展到一种爱。将军夫人出身于梅什金公爵家族，这一家族虽非名门贵胄，但渊源却非常古老。她因出身望族，自视甚高。当时有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一位能够轻松履行庇护之责的保护人，同意关心一下这位年轻公爵小姐的婚事。他给这位青年军官打开了后花园的门，又把他推了进去；其实就是

不推，只要向他稍使眼色，也决不会白费力气的！除去不多几次例外，他们夫妇俩长相厮守，倒也能够和和美美，融融洽洽。将军夫人因为是大家闺秀，又是族中最后一位公爵小姐，也许，还由于她的个人素质，在她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找到了几位地位很高的保护人。后来，她由于自己的丈夫发了财，升了官，也就开始在这个上流社会里多少站稳了脚跟。

最近几年来，将军的三位千金——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和阿格拉娅，都长大成人了。诚然，这三位小姐都姓叶潘钦，但是她们的母亲出身公爵，又有一笔不算小的妆奁，而且父亲指日即可获高升，也许会青云直上，有一点也相当重要，即三位千金都长得十分美艳动人，即便长女亚历山德拉年龄已过二十五岁也不例外。次女二十三岁，幼女阿格拉娅刚满二十岁。而这位小妹，甚至可以算作是一位绝色美女，已经开始在社交界引起人们很大注意。但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还不止这些：三姊妹还以学识、智慧和才能著称。传闻，三姊妹彼此十分地相爱，而且互相支持。甚至有人还提到，似乎两位姐姐甘愿自我牺牲，以成全家中的共同偶像——小妹。她们在社交界非但不喜欢出风头，甚至还显得过分谦逊。谁也不能责怪她们的高傲和自命不凡，然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是骄傲的，明白自己的身价。大姐是出色的音乐家，二姐是出色的画家；但是关于这事多年来几乎谁也不知道，直到最近才被发现，而且是在无意之中被发现的。总而言之，关于她们姊妹们说了非常多的夸奖的话。但是也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对她们不无微辞。还有人大惊小怪地说，她们看了多少多少书。她们并不急于出嫁；她们虽然很重视社会上某一圈子里的人，但看得毕竟不是太重。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她们父亲的志趣、性格、目标和愿望，就更加惹人注目了。

当公爵拉响将军家的门铃时，已经是十一点左右了。将军住在二楼，他所占用的那套住宅质朴无华，虽说跟他的地位还是成比例的。一名身穿镶金边制服的仆人给公爵开了门。公爵费了好多唇舌向他说明来意。这个仆人一一开始就满腹疑心地瞅了瞅他和他那个小包。他不止一次地，而且明确无误地宣称，他确实是梅什金公爵，因为有事一定要遇见将军。这时，那名仆人才狐疑地在一旁陪同他，将他领进一间小小的前室。这间前室紧挨着接待室，就在书房近旁。把他亲手交给另一名每天上午专管向将军通报来客、在前室里值班的仆人。另一名仆人穿着燕尾服，年龄四十开外，生就一副办事老练精干的面容。他是一名专门在书房伺候的听差，负责向将军大人通报，因此自视还甚高。

“请在接待室稍等，这小包嘛，就留这儿。”他从容不迫大模大样地坐到自己的圈椅里，并以一种惊讶和严厉的神色看了看公爵，因为公爵就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两手还抱着那个小包。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公爵说道，“我还是跟您在一起，在这里等候好，我一个人在那边挺别扭的！”

“您不应该待在前室里，因为您是来探访的，也就算是客人吧。您想要

谒见将军本人吗？”

看来，这个仆人很不乐意让这样的来访者进去，因此又一次追问。

“是的，我是有事……”公爵说。

“我不是问您有什么事，——我的任务是替您通报。我已经说了，秘书不在，我也不能进去通报。”

这位仆人的怀疑似乎有增无减；因为公爵跟日常的来访者太不同了，虽然将军相当经常，几乎每天，都在一定的时刻出来接见客人，特别是因公前来的客人，有时这些客人还很杂，但是尽管已经习惯，并且有关访客的规定也相当宽松，可是这位听差还是满腹疑虑；坚持必须通过秘书再行通报。

“您当真是……从外国回来的吗？”他终于仿佛是无意地问来客道，——话刚出口，又觉得此言不妥；也许，他只是想问：“您当真是梅什金公爵吗？”

“是的，我刚刚下火车。我觉得，您是想问：您当真是梅什金公爵吗？不过拘于礼节，不好意思问罢了。”

“嗯……”仆人含混地说，感到很惊讶。

“请您相信，我没有向您说谎，您不会因为我而承担责任的。至于我是这副模样，还背着个小包，但那也不足为怪；我目前的境况的确不好。”

“嗯。不瞒您说，我担心的并不是这个。向主人通报本是我的份内事，秘书也会出来接见您，除非您……反正也就这么回事，除非您……您不会是来向将军打秋风的吧，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冒昧地问您一声吗？”

“噢，不是的，一会儿您就会相信这是完全真的了。我还有别的事。”

“请您原谅，我是看到您这个模样才问您的。请稍候，秘书一会儿就来，主人现在正跟上校谈话，等一会儿，秘书会来的……他是公司的秘书。”

“这么说，我要等很久喽，我有一事相求，能不能在这里找个什么地方抽抽烟呢？我随身带着烟斗和烟丝。”

“抽一烟——？”这名听差用一种鄙夷不屑莫名其妙的神情瞪了他一眼，好像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抽烟？不，在这里您不能抽烟，而且您脑子里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耻的。哼……真怪，您哪！”

“噢，我并不是要求在这屋里抽；这，我还是懂的；我是想出去一会儿，到您指定的地点，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瞧，我已经有三小时没抽过烟了。不过，悉听尊便，您知道，俗话说得好：入乡随俗嘛……”

“您的事叫我怎么去通报呢？”那听差差不多不由自主地嘟囔道，“第一，您不应该待在这里，应该坐到接待室去，因为您也是一名来访者，也可以算是客人吧，上面会责怪我的……您想怎么，打算住在我们这里吗？”他又斜过眼去瞟瞟公爵的那个小包，加上一句。显然，这小包使他很不放心。

“不，这个想法我并没有。甚至他们请我住下来，我也不能留这儿。我不过是来跟府上认识一下，并没有别的打算。”

“怎么？就认识一下？”听差带着惊讶和三倍的疑心问道，“您起先怎么